

罗马确立愿景 - 第十二号

预言的三重应用：那行毁坏可憎的与末世逃离的警告

Jeff Pippenger

2024-08-31

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是给基督徒在三个不同时期逃离的记号.公元66年,当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看见罗马军队举着军旗包围耶路撒冷时,他们就逃离了.五世纪末至六世纪初的基督徒,当他们看见那不法之人在神的殿里宣称自己是神时,便逃到旷野.1888年,布莱尔参议员向美国国会提出了一系列星期日法案.这些法案被称为布莱尔法案,旨在将星期日确立为全国性的敬拜日.星期日的敬拜是兽的印记,是教皇权威的标志,而美国宪法明确反对把强制推行国教作为对美国公民的考验.

正是这一事实在把美国认定为现代罗马的错误应用中被忽略了.预言的三重应用有一套特定的规则来规范其应用.这些规则指出,第一次应验的预言特征应与第二次应验的预言特征相结合,从而确立第三次应验的预言特征.

逃离的警告,就是要人从即将到来的迫害中逃离的警告.在基督的时代,这场迫害就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和圣殿的毁灭.那场迫害临近的警告记号在公元66年出现.至于五世纪末与六世纪初的逃离警告,则被保罗界定为:识别出预言性的别迦摩(代表异教罗马)的背道.必须先有背道,然后那自称为神的罪恶之人才会显露出来.到接近538年的历史阶段,起到制约作用的异教罗马——用保罗的话说,“那拦阻的”——被除去;而随着别迦摩的背道,逃离的记号来到,并指引忠信者脱离与教皇教会的共融.随后在538年,教皇权在奥尔良会议上通过了星期日法令,一千二百六十年代的教皇迫害由此开始.

前两个见证人清楚地指出,基督所发出的逃离警告的第三次应验发生在实际逼迫之前.耶路撒冷的毁灭恰好在公元66年塞斯提乌斯开始围城之后三年半到来,从而使基督徒得以提前逃离.由提图斯发动并以圣殿与城邑被毁而告终的第二次围城的恐怖.在538年之前,基督徒与教皇罗马的教会分离,并预言性地逃入旷野,这象征属灵耶路撒冷的毁灭.

但殿外的院子要撇在外面,不要丈量,因为它已经交给了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我又要赐权柄给我的两位见证人,他们将披着麻衣说预言一千二百六十天.启示录 11:2、3.

在关于逃离的两个例证中,警告都先于逼迫;而逼迫则由罗马——无论是异教的还是教皇的——所代表,践踏耶路撒冷——无论是字面的还是属灵意义上的.对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来说,逃离的警告是1888年的布莱尔法案.第一次的应验发生在异教罗马的历史中,基督徒要从耶路撒冷逃离;而在教皇罗马的应验中,基督徒逃进了旷野.对复临运动而言,这一警告是要逃往乡间.

“现在并不是上帝的子民把心意定在世上,或在世上积蓄财宝的时候.那日子已不远了;像早期的门徒一样,我们将被迫到荒凉僻静之地寻求避难.正如罗马军队围攻耶路撒冷成为犹太地基督徒逃离的信号,同样,我们国家在强制执行教皇安息日的法令上开始行使权力之时,将成为给我们的警告.那时就该离开大城市,预备离开较小的城市,迁往群山之中僻静之处的隐居家园.”《证言》,第5卷,第464页.

“‘我国因颁布强制遵守教皇安息日的法令而擅取权柄,这将成为我们的警告’,这句话在那行毁坏可憎的照着马可所说‘站在不当站的地方’之时得以应验.1888年,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一项与宪法一个基本要素直接相矛盾的法律,而就在那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应当离开城市,迁往乡间.”

“在耶路撒冷被毁时,没有一个基督徒丧生.基督曾预先警告祂的门徒,凡相信祂话的人都留意那所应许的记号……他们毫不迟延,便逃到安全之地——彼拉城,在约旦河外的彼利亚地.”《善恶之争》,30.

催促逃离的警告记号当中的第一个,其预言性的特征代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应验.有时,这些预言性的特征会在第三次应验中产生双重应验.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三个以利亚”.以利亚在与耶洗别、亚哈和巴力先知对抗时的脉络,连同作为第二位“以利亚”的施洗约翰在与希罗底、希律和撒罗米对抗时所体现的特征,确立了这样一个结论:三重应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应验,总是在末后的日子里;并且,以利亚和约翰代表着上帝子民的两类人.以利亚所代表的一类人不死,而约翰所代表的另一类人会死.这两类人也在《启示录》第七章中被描绘为:一类是十四万四千人,他们不死;另一类是那大群人,他们会死.

在“三个巴比伦”的概念中,预言信息中的一个共同元素是:第一个巴比伦由宁录代表,而第二个巴比伦则由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君王——尼布甲尼撒与伯沙撒——所代表.尼布甲尼撒代表巴比伦中将得救的人,伯沙撒则代表巴比伦中将失丧的人.

在末后的日子里,有两道星期日法令成为圣经预言的主题.第一道是即将在美国颁布的星期日法令,第二道是被强加于全世界的星期日法令.这两道星期日法令在预言中以两个预表出现:其一是异教罗马的星期日法令——公元321年,君士坦丁强制执行了第一道星期日法令;其二是公元538年的教皇罗马的星期日法令.异教罗马是预表美国的若干先知性类型之一,而公元321年的星期日法令预表即将在美国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公元538年的教皇星期日法令则预表那将被强加于全世界的星期日法令.把美国视为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强盗”所预表的观点是错误的;该观点试图以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为证,声称美国的星期日法令证明美国就是现代罗马,却忽视了还有另一道星期日法令——由龙、兽和假先知的三重联合强加于世界各国的第一道.

如果美国的周日法令将美国界定为现代罗马,那么全球性的周日法令又表明什么?这三种罗马表明,三重的现代罗马将施行两项彼此不同的周日法令.第一是在美国,其预表是公元321年君士坦丁的周日法令;第二是针对全世界,其预表是公元538年的教皇周日法令.在预言三重应用的语境中,借美国的周日法令来声称这道法令证明谁是现代罗马,就是无视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所确立的预言特征.末后的日子里有两道彼此不同的周日法令,而二者都不足以作为证据,以认定劫掠百姓者就是美国.当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的见证被曲解以维护某种私意的解读(如当前所行),这就表明那些试图维护自己私意解读的人并不明白型与反型.

异教罗马是美国的预表,教皇罗马则预表现代罗马.除了这种对预言三重应用的误用,以及宣称所教导的是置于“预表与反型”语境之中的说法之外,另一个失败在于:按照预言三重应用的语境来界定“那行毁坏可憎的”的含义.

公元66年至70年间,两位罗马将军进攻耶路撒冷.这两位将军凯斯提乌斯和提图斯都以围城开始,但只有一位曾短暂撤围,这天意般地使基督徒得以逃离.正是在凯斯提乌斯主持的第一

次围城中,基督徒识别出逃离的警告.到了公元70年,提图斯前来继续对耶路撒冷发动战争,他以围城开端,直到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才停止.耶稣的警告包含两个步骤:首先是逃离的记号,其后是迫害.在五、六世纪对这一警告的应验中,基督徒在538年之前就与腐败的罗马教会分离,随后迫害开始.

保罗非常明确地指出,古代以色列所有记录在案的历史都是为生活在末后的日子的人而写的,而且这些历史都是预表;不过,在他对这一真理的经典阐述中,意为“预表”的希腊词“typos”被译作“ensamples”.

如今这一切事都发生在他们身上,作为榜样;并且被写下来,是要警戒我们这些已经临到末世的人.哥林多前书 10:11.

保罗在第十章用来为这一真理设定背景的那些历史,并不是古代以色列行义的历史.

然而,神并不喜悦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他们倒毙在旷野.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所贪恋的那样.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中有些人那样,正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又起来玩耍.”也不要行淫,像他们中有些人行了,结果一天就倒毙了二万三千人.也不要试探基督,像他们中有些人也试探过,就被蛇所灭.哥林多前书 10:5-9.

圣史既记载了上帝子民的义,也记载了他们的不义;但无论哪一种记载,这种历史仍是生活在末后的日子上的上帝子民的预表.尽管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历史学家怎么说,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的叛逆史是一段不义的记录.那次叛逆之深,以至于怀爱伦决意离开大会;她之所以留下,只因一位天使告诉她,她有责任留下来,记录这场与摩西历史中可拉、大坍、亚比兰的叛逆相对应的叛逆.就在那次大会,启示录第十八章的那位大能天使降临了,但他所带来的信息却被拒绝了.

那段历史预表了2001年9月11日,当纽约市的宏伟建筑被摧毁之时.那段历史还包括布莱尔参议员将要提出的第一份星期日法案.他试图将星期日定为全国敬拜日并加以强制的努力失败了,但那却是预表末后日子的神圣历史的一部分.布莱尔参议员的法案是逃离城市的警告.1888年之前,怀特姐妹谈到离开城市居住的必要性时,她是用将来时说的.她指向不久将来的一个时刻:上帝的子民必须搬到乡村.1888年之后,怀特姐妹关于乡村生活必要性的所有论述,都将她的劝勉置于这样的语境中:住到乡下的时机已经来到.1888年的布莱尔法案,是星期日强制执行的一个标志,正如路加所说,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星期日的强制不应被带入美国国会,因为那是否定宪法一项基本原则.

1888年的历史被记录下来,是为了预表始于2001年9月11日的预言性历史.1888年的布莱尔法案预表了2001年的«爱国者法案».那是对实际施行兽的印记之前的警告.2001年9月11日之后,凡跟随基督的人都不应当居住在城市里.那是一次预言性的围城,指引上帝的子民逃离.正如末时的预言模型以两道星期日法令为主题,这两道法令由异教罗马和教皇罗马的星期日法令所代表;而两道星期日法令之前都先有逃离的警告.

凡自称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人,都应当从预言的角度认出«爱国者法案»是一个信号,要他们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前,先从城市逃到乡村.那同一项星期日法令,则成为仍在巴比伦中的上帝另一群羊的记号,使他们在将要施行于各国的星期日法令的强制执行之前,先从巴比伦出来.

“当作为宗教自由之地的美国与教皇权联合起来,强制良心并迫使人们尊崇假安息日时,全球各国的人民都将被引导去效法她的榜样。”《证言》卷六,第18页。

正如关于三个“以利亚”的三重应用表明在末后的日子里神的子民有两类人一样,关于罗马的三重应用也指出将有两类彼此不同的星期日法令。那些想要声称美国就是“你民中的强暴人”,因而美国的预言角色是要应验那异象的人,主张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就是基督所指出、作为祂子民逃离将临迫害之警告的“那行毁坏可憎的”。他们未能辨明两者的区别:其一是围城——这是逃离的警告记号;其二是第二次围城——它代表当星期日法令真正开始执行之时,末后的迫害便由此展开。他们也未能论及这样一个根据两位见证人所确立的分别:在末后的日子里,将有两类彼此不同的星期日法令来应验预言。于是他们便主张,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就是先知但以理所说、作为警告的“那行毁坏可憎的”;这话不错,但并非如他们所定义的那样。

美国的星期日法令,是给那些仍在巴比伦中的上帝其他群羊的警告,叫他们离开她的团契。因此,这就是对那即将到来、并将被强制施行于万国的星期日法令的警告。

“其他国家将效法美国的榜样。尽管她走在前面,但同样的危机将临到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人民。”《证言》第6卷,第395页。

他们的主张是,美国的星期日法令表明美国是确立预言性异象的象征,但在基督所发出的逃离警告的背景下,那项星期日法令则代表着向第十一小时工人发出的全球性警告,要他们从巴比伦逃离。

当怀特姐妹发出逃离的警告时,她是在谈论将席卷全世界的星期日法律问题。那场运动从美国的星期日法律开始。她指出,美国的星期日法律是对即将到来的迫害的警告。

借着一项违背上帝律法、强制推行教皇制度的法令,我们的国家将完全与公义断绝。当新教把手伸过鸿沟去握住罗马权势的手,当她又伸手越过深渊,与招魂术握手;当在这三重联合的影响下,我们的国家将否认其宪法中一切新教和共和政体的原则,并为传播教皇的谎言和迷惑作出安排之时,我们就可以知道,撒但施行其奇妙作为的时候已经来到,末期近了。

正如罗马军队的逼近对门徒而言是耶路撒冷即将被毁的征兆,同样,这场背道也可作为我们的记号:表明上帝忍耐的限度已经到了,我们国家罪恶的分量已经满了,怜悯的天使将要展翅离去,永不再返。那时,上帝的子民将陷入先知所描述的“雅各遭难的时候”的患难与困苦之中。忠心而受逼迫之人的呼声直达天庭。正如亚伯的血从地里发声,也有声音从殉道者的坟墓、海中的墓穴、山间洞穴、修道院的地窖向上帝呼求:“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那住在地上的人,为我们所流的血伸冤,要到几时呢?”《证言》第五卷,451页。

怀特姐妹指出美国的星期日法令,并将其视为一个“标志”,表明美国的恩典期已经结束。但世界其他国家的上帝子民也将面临同样的考验。从美国的星期日法令开始,到米迦勒站起来、人类的恩典期关闭,其间有一段时间。当它关闭时,“怜悯的天使就要离去。”